

不在乎番位、戏份,她只演打动自己的戏 我的底线是不能在生活中演

特约撰稿 苏恩祺

近日,刚刚摘下白玉兰“最佳女主角”奖的吴越,参加了在华东师范大学远读批评中心举办的“吴越在‘她’的时代”活动。

作为国内著名女演员,吴越在近三十年的演绎生涯中,参演了《和平年代》《口红》《前妻》《我的前半生》《清平乐》《爱情神话》《扫黑风暴》《县委大院》等多部优秀影视作品,精彩演绎过四五十种职业形象,展现了一个丰富的女性形象合集。她通过表演,映射出自身成长和社会发展的轨迹,用角色的深度和广度,挑战和突破着个体生命的经验范畴。

不过,吴越直言,第一次以这样的形式参加活动,“有点忐忑,有点恍惚”。她表示,作为一个演员的表达,其实有些入了大家的眼,然后有的入了心,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解读。所以,电影电视艺术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,真相可能是从这边来,但所有的解读却是从那边来的,好的解读会让你很开心,坏的解读也可能让你很糟心。



吴越在活动现场 视觉中国 供图

大咖请就位



李蔚

觅展,淘物

【聊聊表演与选择】

Q:《爱情神话》里的蓓蓓可以说是一种比较特殊的,既有上海味道又有新时代特点的新女性形象。您是把她当作具有代表性的上海女性形象来建构的吗?

A:《爱情神话》的剧本非常棒,当我拿到这个角色时,我就觉得一定要演她。这个角色非常可爱,她的可爱之处在于她其实并没有太多地去伤害到别人,同时她又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自信,这种自信是我吴越没有办法理解的。

她可以这么坚定地认为自己在离了婚之后,前夫还是自己现在的老公。因为其实在生活中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,其实已经离开,但觉得自己好像还是从前的那样。不光演员是在剧中扮演一个角色,在生活中大家也有各自的角色。

还有一点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是,她是用方言演,因为我作为一个演员一直都特别羡慕东北演员,羡慕他们可以用方言演戏,但是我们上海演员好像就很少有用方言演戏的机会。

演这部剧的时候我身边的演员也全是一群上海人,大家总是心领神会,非常默契,也非常轻松,很愉快地就演好了。这部戏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一个轻松的戏。

Q:您扮演过许多类型的女性角色,例如《县委大院》里的女县长艾鲜枝。您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,把握这种人物的职业特征和性格特征的?有什么诀窍吗?

A:其实演员真的不是说一定要体验那个环境,然后再去演那个角色,真的不是这样。比方说我演一位妈妈,我本人并没有孩子,我演妈妈与我是否是一位真正的妈妈无关,只要我心里有爱就可以。

作为一个演员,如果你心里是没有爱的,那么对这个角色的很多表达也是很难完成的。

妈妈如此,妻子如此,对自己的职业工作也如此。因为毕竟戏里浓缩了一个人的人生,所以完全像纪录片那样的呈现方式是不太可能的。你总要拎重点。这场戏我是为了表达这个窗口,那场戏我是为了让自己从那个门出去。

我记得在读大学的时候,有一次戏剧学院来了一位外国专家给老师们上课。外国专家给我们老师们的命题是模仿孩子。结果模仿最成功的,是我们学校年纪

最大的一位老师。从这个例子来看,演戏本身当然需要阅历,需要自己的经历,但是当然也需要想象力。一位艺术家的分数在哪里,是看他的想象力。我觉得作家如此,画家如此,音乐如此,表演也是如此。

Q:随着时代不断变化,女性角色是不是也有变化?您喜欢这种变化吗?

A:说句实话,递到我手里的剧本的变化,是跟着我的年龄变化而变化的,也跟着我的受众群的变化而变化。现在是一个“数据代表一切”的时代,不变当然不可能。但我觉得,这种变化对我没有什么意义。有些事情可能是一份工作,其中有些是你自己喜欢的,占有一定的百分比。我接戏就是根据自己私人定制的百分比来定的。

Q:您曾经回应“演不演大女主都无所谓”,请问您如何看待目前国产剧中不断涌现“大女主剧”的现象?

A:在这次白玉兰拿奖之前,我真的不知道“大女主”的概念,“番位”这个词也是刚知道的。我1995年大学毕业,我的心目当中只有男一号女一号、男二号女二号这样的排列。

那天在后台,我接受了很多媒体的采访,被问了这个问题,但我觉得所有的话题无非就是围绕演员跟表演之间的关系,所以就非常认真地回答了我是怎样面对剧本里面的这些角色(注:吴越当时回答的主要内容是“我的核心是表演本身,只在乎怎么把角色演好,大女主没有对我有任何捆绑和方向上的影响,我只是做打动自己的戏”)。

【聊聊青春与梦想】

Q:前段时间您在《向往的生活》中迎来了综艺首秀。回望二十余年的演艺生涯,您感叹“我的青春没有了”。您的青春是怎样的?岁月的积淀给您的表演带来的最大影响是什么?

A:我又要开始说故事了。今年一月份,我爸爸摔了一跤,所以整个春节我都是在往返医院中度过的。什么叫中年,当你开始面对四个大字“生老病死”的时候。你再爱他,你也是很被动的,你也是很无力的。

说回《向往的生活》。因为何炅和黄磊是我特别喜欢的老师,我没有任何焦虑的,就去了。当天,陈乔恩喝高了,一晚上都很

可爱。万茜是慈母般地守护,我也当仁不让,咱们得让孩子好好睡一觉。我们三个人睡一张床。之前几天降温,编导们就非常有心地帮我们把被子弄得很厚,但问题是那天开始又变热了,所以我就热了一晚上,几乎没有睡。

第二天,吃完中饭,万茜开始弹吉他,唱《光阴的故事》。万茜唱得很好,罗大佑的歌词也非常动人,但我觉得好累,情绪就一下子涌上来。我绝对不可以在这种场合哭。人家会想,吴越多会编,一个综艺都不放过展现自己的机会,而且我最讨厌的一句话就是“演员都是很会演戏的”。但我怎么可以在生活中演?这是我的底线。我想到包里,就迅速走到房间,当我用纸摀住眼泪的时候,才绝望地意识到,天哪,这周围都是镜头。

很多人会说吴越感慨青春。谁不感慨青春呢?谁不会在青春流逝的时候,觉得自己有点沮丧呢?当表现出沮丧的时候,其实你是一个真正的人。演员会很残酷地被设置在一些规定情景下,在比赛的时候大家盯着你,在宣布的时候看你的表情。我就在想,没有被选上,我觉得很失望,很难受,那不应该吗?凭什么我就一直要面对这种残酷的竞争呢?你有做人的资格,我也有。

Q:从影二十余年,您给大家的感觉一直都是演技非常成熟,每个角色都像您本身,没有演的痕迹。请问表演对于您的生活来说意味着什么?

A:我自以为是地认为,这是因为表演是我喜欢的东西。读高中时,它是我的梦想,读大学时候,它是我实现的一个梦想,在我毕业之后,它是我追逐的一个梦想。表演于我而言,我觉得用这样一句话概括比较准确:一个人有梦想是幸福的。

有梦想并不代表一定是成功的,但是人如果没有梦想的话,我觉得会比较干瘪,而且很多支撑也失去了。也许以后,我接了一部真的非常糟糕的戏,大家都对吴越很失望,太有可能了。我也不希望自己天天向上,因为只要是人就做不到。但如果一个人有梦想,这个梦想是很美好的,而且已经慢慢地触摸到了它的温度,还有很多人支持你,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幸福的事。我也祝福大家,希望大家能够拥有这样的幸福。

(作者来自华东师大远读批评中心)